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卻沉思起來，過了一會兒，他忽然抬頭道：「假如血肉之軀，絕對無法抗受深水的壓力，那深海一有許多魚類是如何生存的呢？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那是他們的身體組成不同，體內有一種自然的抗力，足以抵消巨大的壓力，所以他們到達淺海之處，反而會因外界的壓力消失而死亡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這就是了，假如我們也能找到一種內在的抗力，就不怕水壓的侵逼了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老弟！你是在說夢話，那種抗力是天生的，我們從那兒去找？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不然！人祇要肯動腦筋，天下無不可能之事，黃姑娘！這屋子四週的晶壁是從那兒找來的？」

黃鶯道：「我不知道！這是原來就有的，質地非常堅硬，就因為它能抗受水壓，爺爺才用來作為建造水晶宮的材料……」

金蒲孤眉頭一展道：「祇要是原地生成的，我就有辦法了，你知道那裡可以找到一塊完整的水晶，體積要大得容下我們三個人！」

黃鶯走到屋子中央道：「這腳底下的一塊就是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我們趕快動手，把它割下來，剗空中間，大家躲進去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老弟！你的想法固然不錯，可是用什麼方法去割呢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崇明散人造水晶宮時，用的是什麼工具呢？」

一句話將大家都提醒了，三個人立時動手，將地下修羅刀各拾起一柄，利用鋒利的刀刃剗那間已經起出一塊丈許見方的晶碑，則於時機緊迫，他們下手不敢怠慢，晶碑起出後。

金蒲孤又開始在上面剗了一個橢圓形的洞，然後將中間雕空，成了一個大水晶方匣！這時晶室的四週都開始向裡進水，巨大的水壓震撼著晶壁，好像要把牆壁擠破一般。

金蒲孤的動作更快了，他把晶壁的盡量削薄，直到裡面寬敞得足足容下五六個人的余裕，他仍是不肯歇手。

南海漁人急得直催道：「老弟！快一點，再慢可來不及了！」

金蒲孤不理他，直到室中積水盈尺，他才歇手，叫黃鶯與南海漁人先鑽進去，他自己卻脫下了上衣，赤著背脊，先將衣服與身上的弓箭等物放進去，南海漁人卻突地叫了起來道：「老弟！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費

的，首先這個缺口就無法堵上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我早就想到了，所以才脫下上衣，而且還把缺口開得合於我背後的大小，等一下水湧進來的時候，壓力一定很大，你們還得幫我忙擋住！」

南海漁人又道：「就算這個問題解決了，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困難，等這裡完全被水注滿的時候，我們仍是深埋海底，用什麼方法上去呢？」

金蒲孤眉頭微皺道：「目前就是這一點困難無法解決，雖然我已想到了一個方法，但是成與不成，祇好訴諸天命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還想問他是什麼方法。

金蒲孤已急聲道：「時機緊迫，我來不及多作解釋了，你們記住我把背貼上缺口時，盡量撐住我的身體……」

說完他忽然舉起一塊剗出的晶石，用力對晶壁擲去，先是哄隆一聲巨響，壁破水入，激動空氣，使得他們的呼吸都閉住了。

然後金蒲孤仍是半身探出缺口外，一直等海水快逼近缺口時，他才迅速地縮回身子，用坦露的肉背緊貼著缺口。

南海漁人與黃鶯四雙手拚命地撐在他的胸膛上，就算勉強抗住了那巨大的衝力，直到空中被海水注滿後。

黃鶯才吁了一口氣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早點進來呢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早進來倒是沒什麼，不過我們可得永遠埋在這海底下了！」

南海漁人卻明白了他的用意輕輕一歎道：「老弟！沒得說了，除了衷心的敬服外，我實在想不出第二句話！」

（——）

不過這裡已經不再是那個封閉的房間，在金田一耕助的提議下把門窗全部打開，一掃十九年前那件慘慘事件留在人們心中的陰霾。

此時，智子宛若是個失去魂魄的影子似的，兩眼光神、空洞地盯著這個房間。

一切的不幸強開始於這個房間，也終止於這個房間。

智子的父母在這個房間裡兩情相悅，但她的親生父親卻在這個房間走完他的一生，使得母親從此把自己鎖在痛苦的記憶深淵中。

經過十九年的封閉歲月，當這個房間再度開啓的時候，智子的繼父和家庭教育師又雙雙命喪於此。

智子懷著傷感的心情，輕輕撫磨著已被拂去塵埃的傢具和日用品，仿佛是在和這裡逝去的親人做心靈交流。

智子在房間裡緩緩地移動著腳步，六月的夕陽從開啓的窗子恣意地投射進來，窗外茂密的山茶樹葉也將智子的上半身映得斑斑駁駁。突然，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，緊接著女傭阿靜出現在門口。

「大小姐，有客人到訪。」

「客人？是哪一位？」

「他說是東京加納律師事務所的人。」

智子也曾聽過加納律師事務所的名字，知道他們和養父的關係。

（大概是來處理善後事宜的吧！）

「好的，你先請客人到前廳，我這就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阿靜剛一轉身，便發出一聲驚叫：「啊！你……」

進來的人是多門連太郎。

「是你。」

智子原本蒼白的面孔，一下子泛起了紅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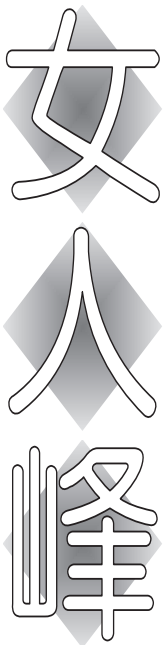
「開什麼玩笑！你怎麼會是加納律師事務所的人？」

多門連太郎關切地看著智子，眼神中透出熱烈與溫情。

「對不起，因為我等不及了，所以求經允許就闖進來。不過，我真的是加納律師事務所的人，不信請過目。」

說著，多門連太郎從口袋裡取出一個信封，上面字跡工整地寫著：

大道寺智子小組 親啓
加納律師事務所加納辰五郎
智子聽說過加納辰五郎是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民事訴訟律師。



● 橫溝正史

「我現在可以看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智子輕輕撕開封口，大致例覽了一下內容之後，便把信裝回信封裡，然後回頭對站在門邊、神情不安的阿靜說：「阿靜，你先下去吧！」

「是。」

等阿靜離去之後，智子才回頭看著多門連太郎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那間事務所工作。請坐。」

智子雖然隔著中國式桌子面對多門連太郎，可是她的心裡還是感到一陣不安。

因為他的父母親當初就是對坐在這張中國式桌子的兩端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什麼。對了，你這次來這兒是……」

（一五七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柯爺聽說，恍然大悟。即刻起身，坐轎到裴府而來。早有門公進去通報，裴公忙出來迎接。柯爺入內見禮，分賓主坐定，家丁送茶。茶畢，裴爺道：「年兄去官，小弟心甚不平。」柯爺道：「老朽去官，到也不以為辱，祇有一件不明之事，特來請問年兄。」裴爺道：「年兄有何事不明？望乞見教。」柯爺道：「宣登鰲是年兄的令嬪，是我做的媒，怎麼履歷上不填裴氏，而填柯氏，這是什麼原故？」裴爺已知他家秀林一段情由，病根已除，可因此一問，向他說明原故，借此使他父女骨肉團圓。想定主意，便道：「年兄，你家令媛或者尚在世間，與宣生聯了姻，故填柯氏，亦不為錯。」柯爺越發驚疑不定，道：「年兄死不能再生，這又是年兄要我的話。」裴爺道：「你心中此刻可思想令媛見面麼？」柯爺聽說，流淚道：「一個自己親生女兒，怎麼不想？可借想之無益。就是拙荆，為女兒都想出病來了。」裴爺道：「賢夫婦既思想女兒，小弟包管還你一個女兒。」柯爺驚喜如何？且看下文。

第十七回 誤認岳丈 錯逢嫖母

詩曰：
當年原有風筆誤，此日姻緣又誤人。
浪蝶狂蜂何處至，隔牆飛去亂香塵。

柯爺聽見裴爺說還他一個女兒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我女兒難道還魂了麼？」裴爺笑道：「非也。」就把江心搭救他女兒的話說了一遍。柯爺聽說，如夢初醒，道：「怪道年兄教我治死寶珠的法則，是有心要救寶珠。小弟感恩非淺。但不知寶珠今在哪裡？」裴爺道：「少刻自有寶珠來見。年兄且休性急。但宣登鰲不寫裴氏而寫柯氏的事，今日也要說開了。」柯爺道：「裴自裴，柯自柯。宣家小畜生非我之婿，如何污我女兒聲名？」裴爺正色道：「年兄之言差矣！小弟祇有兩女，詭言道女者即寶珠也。是你自己代女兒為媒，許與宣生，他怎麼不填柯氏？」柯爺大吃一驚道：「我是代年兄令媛為媒，怎說是我的女兒？」裴爺道：「別的事可以賴得，就如年庚，是令媛寶珠八字，又是你親自寫的你去細想，這卻賴不去的。」柯爺果然一想，八字卻是寶珠的，還辨道：「天下女兒八字相同者亦有。就是我寫，因年兄一時手成，托我寫的。」裴爺笑道：「年兄何其愚也！諸事可以托人，豈有女兒婚姻大事托人寫起年庚？年兄還不明白麼？」柯老又道：「宣家聘禮是在年兄家的，這卻與我沒相干。」（六十）

招魂

倪匡

我這樣說，自然是開玩笑的，可是費力反應之奇特，再也料想不到。他先是陡然震動，然後，雙手亂搖，神情古怪至極，他手中還拿著那本書，所以看來樣子更怪，張大了口。卻又沒有發出聲音來，從他那種古怪的神情來，他像是感到了十分害怕。

而他又用十分異樣的眼光看我，一時之間，我還以為自己忽然變成了什麼怪物，或是在我的身後，出現了什麼怪物，所以，不由自主，一方面面伸手在自己臉上撫摸了一下，又回頭看了看。



等我轉回頭來，才看到他的神情鎖定了一些，向著我尷尬地笑著：「你……剛才那樣說，祇不過……是開玩笑，是嗎？」

他這樣一問，更令得我心頭大起疑惑。以他的智力程度而論，他實在不應該問出這種白癡一樣的問題——智力不高的人，怎樣成醫生，而且又作專題的醫學研究？可是他竟然這樣問了，那就必有原因。

原因是什麼呢？

我一時之間，想不出來，可是好奇心又逼得我非想不可，所以，我竟然沒有立時回答，這一來，費力的神情，重又緊張起來。他的神態，更令我疑惑，他竟急急地把這個問題，又問了一遍。

我總不能一直不回答，本來，我應該「那當然是開玩笑」，可是他的神態令我生疑，而且，我也發現，費力醫生這個人，和他的研究所不設防一樣，他並不擅於掩飾自己。在他身上，略用手段，要套出真話來，應該不是什麼難事。

所以，我的回答是：「是開玩笑怎樣？不是開玩笑又怎樣？」

他陡地踏前一步，在那一剎那間，他緊張得五官都不動，像是急於想說什麼話。可是當他站定之後，他又緊張住了口——在那一剎那間，他一定又決定什麼都不說了。

我等他再開口，他眼珠轉動，卻一直不說什麼，我們就這樣僵持著，氣氛變得很僵。

我發出了幾下乾笑聲，又咳嗽了一下，示意他應該說話。他先是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又緩緩呼氣，想是他心中十分緊張，要借此緩和一下。果然，他重又開口：「建文帝……在歷史上一直下落不明，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他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半轉過身去，避開了我的眼光，所以，他多半也沒有看到我握緊了拳頭，幾乎揚起來要向他的下顎一拳打出——如果真的揮拳相向的話，相信力量一定不會小。

我生氣自然有道理，他有問題來找我，可是卻不說出來，翻來覆去，卻祇問我有關建文帝的事。

我那一拳終於沒有打出去的原因，是我發現他在問了這個問題之後，有十分焦切地等候答案的神情。

這真是不可思議至極了，難道他來找我，要問我的問題，就是這些？

這非弄清楚不可，不然，他再問多一次，我就會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了。

（三十五）

歐嘉芝沒有再回話，她祇是轉過身背對他，然後小小聲地說：「Gordon，我累了。」她明白地表示不想再談了。

看著她，Gordon瞭解的點點頭。

「那好吧，我不吵你了。」

在安靜的辦公室裡，Gordon的手上拿著一本雜誌，但視線卻不斷來回地偷瞄努力趕畫設計圖的歐嘉芝。

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低氣壓，從那個晚上開始算起，已經盤旋好幾天了。

不知怎麼回事，他很緊張這個女人，緊張她是不是在生氣，也緊張她是不是不開心。

「幹嘛一直偷看我？」她一直感覺到他的視線來回地在她臉上停留，這次終於被她抓到了吧。

「咳、咳，我哪有！」Gordon拿起商業週刊遮住自己心虛的臉，還故意咳了幾聲。

「沒有就算了。」歐嘉芝聳聳肩，繼續畫圖。

「呃……其實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想要問你。」呵呵，她就知道他是個耐不住性子的人。

「什麼疑問？你問我就答。」

他的問題一向都能勾起她的興趣，於是她停下畫筆，很樂意地等著他發問，順便喝口茶歇歇。

「你有沒有男朋友啊？」Gordon湊近她，一臉好奇心旺盛的樣子。

他問得那麼直接，害她剛喝進嘴裡的那口水，差點噴在他的臉上。「男、男朋友！？沒有，但男的朋友倒不少。」

他幹嘛問她這種問題？害她現在心跳加速。

「沒有？」他挑了挑眉。

「一般來說，漂亮的女孩子如果沒有男朋友，最大的可能是因為她的個性太差了。」Gordon咧開嘴笑。

厚，這傢伙根本是拐了個彎來虧她嘛！

「Gordon，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？喂？」歐嘉芝的嘴角在抽搐，真想賞他那张好看的臉一拳。

才這麼想時，眼前Gordon的笑臉突然變得扭曲模糊，整個人幾近透明。

「Gordon！」歐嘉芝大喊，她以為他要消失不見了，連忙伸手抓住他。

「嘉芝，怎麼啦？我人在你面前，幹嘛叫這麼大聲？」她突然熱情的抓住他的手，還真讓他有點受寵若驚。

歐嘉芝定睛一看，發現他人好好的在眼前，體溫藉由握住的手傳到她身上。

「噢，我沒事，我可能是太累了。」揉揉額頭，剛才的景象太逼真了，她沒辦法說服自己祇是眼花。

一種不安的預感浮現，她失神地望著Gordon。

「幹嘛這樣看著我？」他被她憂鬱的眼神看得渾身不對勁。「放心，我又不曾等一下就見。」

「不見」這兩個字，忽然點醒了她。

「如果有一天你回到你的身體裡去了，你還會不會記得我？」歐嘉芝非常非常不想他忘了自己。

喔！原來她是在擔心這件事。「我發誓，我百分之百一定會記得你的。」Gordon舉起右手。

（二十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
三元風水 經驗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